

任务四张爱玲

一、张爱玲简介

张爱玲，本名张瑛，笔名梁京，海派作家，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。生于上海，原籍河北丰润。

1920年9月30日（一说为1921年），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（今静安区康定东路87弄，临近苏州河，周边是鸿章纺织染厂）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住宅中。她的父母给她取名叫做张煊。张家世显赫，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，祖母是晚清洋务派领袖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女儿。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遗少，母亲黄素琼则是留过洋的新女性。

1995年张爱玲逝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，终年七十五岁。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，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——“中秋节”。

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：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，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，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；她是名门之后，贵府小姐，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；她悲天怜人，时时洞见芸芸众生“可笑”背后的“可怜”，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；她通达人情世故，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，独标孤高。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，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，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；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，一时无二，然而几十年后，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以至有人说：“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。”

二、《半生缘》

《半生缘》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，原名《十八春》，一九五一年结稿，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，进行改写，删掉了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，易名为《半生缘》。

《十八春》写了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。女主人公顾曼桢家境贫寒，自幼丧父，老小七人全靠姐姐曼璐做舞女养活。曼桢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工作，与来自南京的沈世钧相爱，世钧深深同情曼桢的处境，决定与之结婚。曼璐终于也嫁人了，姐夫祝鸿才是个暴发户，当得知曼璐不能生育，便日生厌弃之心，曼璐为了栓住祝生出一条残计……十八年在天才作家张爱玲的笔下一晃就过去了，曼桢和世钧又在上海相遇，而岁月变迁绿树早已成荫……

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，世钧曼桢叔惠翠芝，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，把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，缠来绞去地在一张翻不出去的网里演了那么多年，也就不年青了。而同时翻天覆地的中国近代社会种种变事：九·一九、一二·八、抗战胜利、国民党接管、上海解放、支持东北，只是作了他们的背景，隐隐约约给他们的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。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，只是乱世里这几个男女的故事，一点点的痴，一缕缕的怨，脆弱的爱，捂住面孔的无奈。

一上火车，世钧陡然觉得轻松起来。他们买了两份上海的报纸躺在铺上看着。火车开了，轰隆轰隆离开了南京，那古城的灯火渐渐远了。人家说“时代的列车”，比譬得实在有道理，火车的行驰的确像是轰轰烈烈通过一个时代。世钧的家里那种旧时代的空气，那些悲剧性的人物，那些恨海难填的事情，都被丢在后面了。火车轰隆轰隆向黑暗中驰去。

曼桢道：“世钧。”她的声音也在颤抖。世钧没作声，等着她说下去，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。曼桢半晌方道：“世钧，我们回不去了。”他知道这是真话，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。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。他抱着她。 《第十七章》

人物三叹：

第一叹：许世钧。叹他性格还是懦弱，对爱情还是不够热烈。

第二叹：顾曼璐。叹此人命苦，有奉献精神，也可叹愚蠢，头脑简单。

第三叹：顾曼贞。叹她的悲剧人生，也叹她的软弱无助。

三、宿命是早已摆好的棋子

张爱玲的小说总是从各个角度述说着别人无法看到的真实，她站在文字的背后用看似平淡的心和清冷的眼光在看透这一切，这些简单的文字构成了最宏大的场景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过去和现在，恍然一回头，感觉自己好像也走过了一遭似的，从心底渗出一丝悲哀，年轻的时候总是会把爱情，把人生规划的太过完美，以为遇见了就不会分开了，以为相爱了就会在一起了，以为缘份来了就已是注定的了。可我们总是单纯的忘记了现实，忘记了那些我们不曾看到和体会过人生的突变，没有什么是可以天长地久的，缘份也是有半份的，前半份用来回忆，后半份用来感叹。

四、《倾城之恋》

《倾城之恋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。

故事发生在香港，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，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身无分文，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，看尽世态炎凉。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，便拿自己当做赌注，远赴香江，博取范柳原的爱情，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。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，原本白流苏似是博输了，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，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，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，在生死交关时，两人才得以真心相见，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。

《倾城之恋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与代表作。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，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，于“一刹那”体会到了“一对平凡的夫妻”之间的“一点真心”……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《倾城之恋》以外，都是悲剧的尾巴。《倾城之恋》虽是成全了白、柳的一段姻缘，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，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。

爱情总是发生在自私的男人和自私的女人之间。各自为了捍卫那一点自由或者追逐物质上的算计相互着不妥协。当终于有一天，精神上的追求再寻不到现实的依托时，两个人方始彼此亲近。但究竟与爱情不大相干了。这时候各自面对的人儿都成了种类物，可以替换的。若是换了些时候，换了个光景，他对面兴许是另一个女人，她对面也兴许是另一个男人。

在张爱玲的代表做《倾城之恋》中有这样一对人物对白：“生死契阔，与子相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其实这句话也寄寓着张爱玲对自己婚恋的美好愿望，在她的现实婚书中被演绎成了“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静”。然而终其一生，她所珍惜的婚姻，留恋的情感，却如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，一闪而过，就湮灭了。

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，一切似乎都有它靠不住的时候，爱情亦是如此。在上面的对话中，女的就是当年已在上海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张爱玲，男的就是胡兰成。胡兰成在当时也是颇有文名，曾任《中华日报》的主笔和汪伪正度的高官。当时张胡之恋曾被世人所称颂。当张爱玲的话剧《倾城之恋》演出后，有人曾说，张胡之恋就是现代版的倾城之恋。